

新刻

論語

道春

館書圖京東			
一七〇	三四	三	漢書門
冊	號	架	函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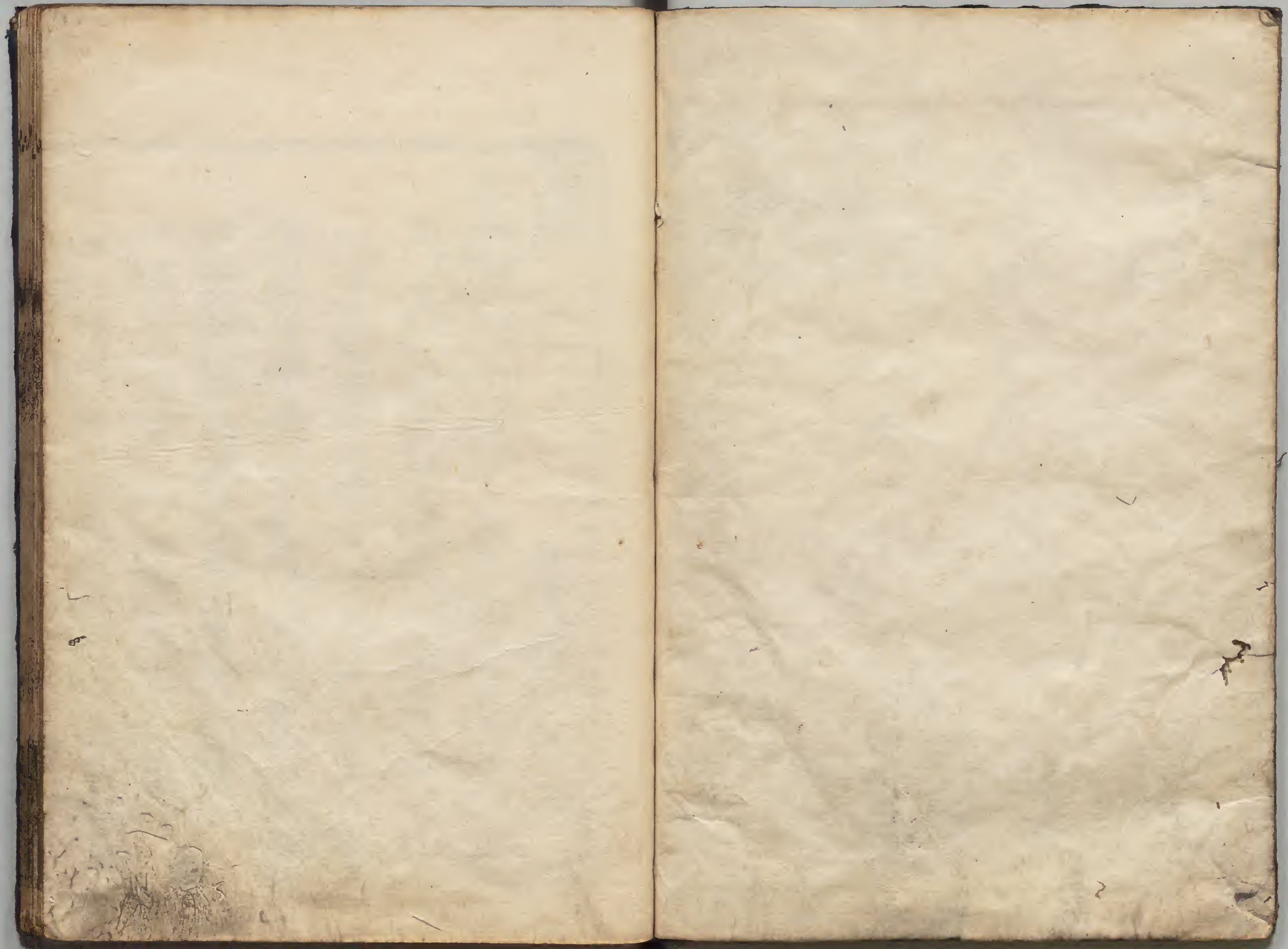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四	五九二六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內			
二七六	五九二六	漢	書
函	冊	架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26	
冊數	10 (3)		
函號	276	47	

不許帶出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

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

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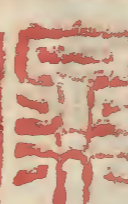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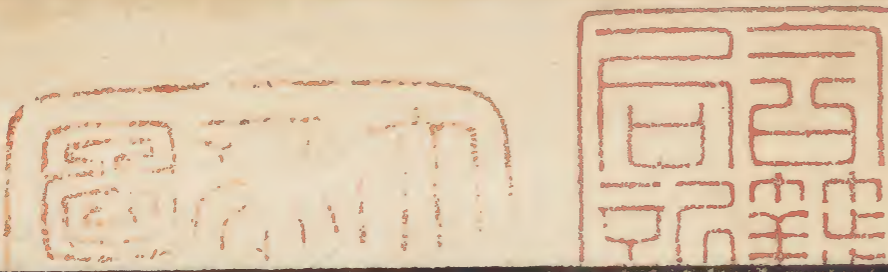
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

豆設禮容及長為季吏料量平

為司職吏畜蕃息

適周

季氏吏。索隱云。一本季作。委史。與孟子合。今從之。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穢。義與。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文庫

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
 二十五年申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
 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
 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公欲封以尼
 谿之田有季孟吾不可公惑之老之語孔
 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
 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
 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

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
 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
 往而卒不行有答孔子路定公以孔子為
 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
 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
 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
 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
 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

已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
 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
 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
 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二十二年事適
 衛主於子路妻兒顏濁鄒家孟子作適顏讐由
 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
 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遽伯玉家見南子
 有下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

之有天生德語及又去適陳主司城貞

子家居三歲而及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二十二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

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下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

過門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及又主

遽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

陳據論語則絕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

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語而孔子如蔡及葉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

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

作春秋有知我罪我之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卒魯子

路死於衛十六年去魯四月己丑孔子

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

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家上凡六

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

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

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

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

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

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

人故其書獨一手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

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

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
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
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
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
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
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己
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
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
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
學者在於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
習也立如齊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溫紆問反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入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未。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

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木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勿亦禁止之辭。懼畏難也。自治不克。則惡且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

過則勿憚改

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

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則，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方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

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

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之。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三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

矣。所以流蕩心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

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止焉。可謂好學也。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揚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

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當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切。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患人之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

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妙。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

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己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

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命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

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甌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

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激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抑思

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

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有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

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

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

不變也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

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釋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難。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此。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

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向。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

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

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

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

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

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

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曰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

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輓端上曲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統二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太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

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之。乘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謂求媚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終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殺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矣天子穆

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及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揚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蓋。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立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

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

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救時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

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

謂射畢揖讓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

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情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

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

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之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

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

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及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左祭之始用鬯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

於天下也其恕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主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識

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祭外神也。祭祭先主於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

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

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經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二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

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鄆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鄆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爲去聲。射不主皮。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擣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葛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一月之朔。十諸侯。諸侯受

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

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

欲白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子。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曰。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曰。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

焉。得儉。

焉。於度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

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釋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釋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

至此皆得見之自設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
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
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夫必將
使天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天子而遽以是稱
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狗于道路也
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狗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
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
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
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
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
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
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

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度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

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

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

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爲言獨也

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

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

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

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

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

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

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與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

足者。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已，欲之則至，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

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

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者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利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

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死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

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盡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

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持己之且以著明之欲入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

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非友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勞而不怨。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交母之心為心則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其言之不逮及也。行不及言可取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於行難。故欲敏於行。○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likely a collector's or library's mark.

古詩卷一

三十一

